



胜负手

赵锋 著



编者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围棋是其中一项很有代表性的内容。围棋最紧要处谓之胜负手，乃决断之机。人生亦然。

清代围棋国手范西屏和施襄夏在围棋界享誉甚高，后人尝以棋界李杜喻之。围棋爱好者赵锋久已有意借二人传奇故事喻说人生弃取之道，近日以此为背景写成历史小说《胜负手》。本报选编其中部分内容连载，以飨读者。

一

康熙末年，比较富足的江浙一带，围棋之风较盛。有意思的是人们总喜欢在人多嘴杂的茶楼茶社里下棋。有时候两个人下棋，倒有七八个人支招，到最后吵成一团，不知道究竟是谁和谁在下棋。“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在这里竟是派不上用场。

以棋赌赛就不同了。以棋赌钱堪称大小茶楼的传统一景。一般是对局双方先说好彩金数目，茶楼的东道自然还有一定比例的抽头，大约在彩金的十分之一股。各人的茶水又是另算的，所以茶楼没有不喜欢的道理。下棋聚人气，各家茶楼也颇愿招揽好棋者，棋艺高强者有时可以享受免费的茶水，还时有彩金可得，故有时茶客到茶楼其实完全是奔着下棋来的，至于品茗，倒是个幌子了。

这种对局旁观者是绝不能多言的，有时候这种多言会引发一场纷争，茶楼的杯儿碟儿的也保不齐要作无来由的牺牲。但旁观者可以在开局前和对局中加上自己的赌资，最后以对局人的实际结果来定赚赔。而这时候旁观者往往比对局者还要紧张，若对局中一方下了臭招，自是有人欣然，有人则作出那种长吁短叹咬牙切齿且又强颜欢笑的复杂表情，就此不难判断出他是属于哪一方的。

盐官镇的西南角是镇子通往杭州府的一条官道，路南道口上有一座茶楼。在盐官镇的十几座茶楼中，观潮轩规模不算最大，但沾了地理位置的光，朝东边可眺望到江边日出的景致，西边可以俯瞰官道上车马去来。最妙的是正午时在茶楼的南边抄手游廊上能边品茗手谈边一睹海潮壮观景致。

这钱塘江海宁潮一日两次，白天称潮，夜间称汐。尤以每月农历初一至初五，十五至二十为大，故一年有 120 个观潮佳日，虽说海潮不是时时有，但就是这江水东去，渔舟唱晚的景色也就足以令人百看不厌了。

这里的茶楼里一般不伺候冷盘热炒，不兼作酒肆的营生，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卖奇茶异汤，也有相当的排场体面。再加上冬月添卖以茶与芝麻、米花等物捣碎而成的七宝擂茶，和馓子、葱茶、盐鼓汤什么的；暑天也添卖雪泡梅花酒，外地人初来乍到，不免感到饶有兴味十分新鲜别致。

这一向，连深居简出读书的秀才们也都爱扎堆地往茶楼来。

原来两年前，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即位。不久，雍正在年羹尧的家中，抄出钱塘人汪景琪写的《西征随笔》有讥讽康熙之词，而将他送进大狱；次年，海宁人查嗣庭主持江西省试，因出考题“维民所止”而获罪。这 4 个字本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是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但有人却对皇帝打小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砍掉皇帝的脑袋！雍正一怒之下便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查抄他的诗文笔记，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

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这两件事情后，雍正发誓要教训一下浙江人，于是下令停止浙江省的乡试、会试。

乡试、会试一停，秀才们可干什么好呢？琴棋书画自然是最佳的消遣方式了。

范子杰的两个儿子伯屏和仲屏，是观潮轩的常客，但有外地来的棋手，最后出场以维护本镇棋手荣誉的就是伯屏兄弟了。伯屏春考院试成绩优异，已是个正宗的秀才，读书益发勤奋，下一个目标是参加会试成为举人，偶尔才和二弟下下棋。仲屏对大哥的战绩已是赢多负少了。可突然间乡试会试皆告停，伯屏的奋斗目标变得遥不可测，不免懈怠下来，又常去光顾茶楼，时日不多，棋力复又在仲屏之上了。

这天听说观潮轩来了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棋下得厉害，兄弟俩一听说就蹦着高地往茶楼去，他们的堂弟范西屏也凑热闹要跟着。范子杰从小就不让西屏学下棋，可西屏东瞟一眼西瞟一眼，也就有点懂棋了，只是不说，谁也不知道他能下棋。

外来的孩子叫施襄夏，看上去面如冠玉，目似寒星，眉头微锁着，言语不多，挟着一股霸气，震动了镇上的所有棋迷。

施襄夏学棋时间不长，但自觉几年来进境神速，尤其是这几个月来拜在山阴俞长侯门下专心学棋，确是得益匪浅。最难得的是棋理的循序渐进和棋艺的初窥堂奥使他的胸襟大开，颇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信。让三子通杀盐官镇棋手是和妹妹施颜开玩笑夸下的海口，身着男装的施颜就等着看哥哥的牛皮是不是会吹破。

伯屏兄弟不肯被让三子，与施襄夏说僵了，正闹到要不欢而散的节骨眼上，一个声音盖过了大家：“让我先跟这位高手下盘让子棋。”众人一瞧，是从未见过在茶楼露脸的一个半大小子，伯屏兄弟见说话的是他们的三弟西屏，很是意外。

二

西屏分开众人在施襄夏对面坐了下来，向他做了个请教的手势。施襄夏不太相信似的问大家：“他是本镇的人？”伯屏道：“是我三弟。他没下过棋，不过挺喜欢看别人下棋。”施襄夏不太高兴了：“没下过棋怎么下？这不是待客之道吧！”范西屏还是神色如常：“你随便让几个子试试？”施襄夏向施颜示意：“你和他下盘让九子棋，既然他这么想下。”施颜听说他是白丁一个，当然愿意抖抖威风，就坐了下来。范西屏向伯屏作了个鬼脸，装傻充愣地摆了九个黑子在棋盘上。施颜按让子棋的下法，大打贴身紧逼过分用强的战术。谁知两边子一纠缠接触，用强的白子破绽百出，反倒让黑棋冲得七零八落。下了几十手，白棋已是溃不成军。范西屏黑棋落枰时也逐渐加大了力量，变得掷地有声。

施襄夏见状在一旁冷笑道：“没学过棋能下成这样么？”伯屏和仲屏对视一眼也大感惊讶：“他确实从来没下过棋呀！”这时候施颜也发现范西屏在窃笑，她从来没有过被别人耍弄的感觉，现在算是体会到了。她忘了自己着的是男装，使出大小姐的脾气，一把将棋搅了，然后站在一边生气。施襄夏寒着脸坐了下来道：“来，我让你三子试试。”西屏满不在乎道：“不让九个子了么？”众人见西屏搅局多少挽回了大家一点颜面，闻听此言都一片声地哄笑。

西屏于是在三个星位放了黑子。施襄夏见他让子棋规矩也不懂，只笑了笑，就由他这么放。依常理三子占了角上星位，白子第一手总是要占仅剩的一个角的。施襄夏急于给妹妹出气，却不管这一套规矩，上来就挂黑角。西屏不急不躁，去占了最后一个角的星位。施襄夏若是冷静一点，很容易发现眼前的对手不是下手棋的着法。下手应上手，很少有脱先他投的，一局棋中若出现几次脱先他投，且争得了先手，至少也是个势均力敌的水平。

这一局施襄夏是赌着气下的，被西屏抓住了几处漏洞，竟以细棋结束。范西屏因还不熟点目，故胜负并不十分清楚，听大家都说黑棋胜了，这才嘘了一口长气：“哦，承让，承让。”

施襄夏略显失望，无意再下，但也不失大体道：“请教这位姓名。”“在下范西屏，幸会幸

会。”见施颜鼓着嘴，西屏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道：“不会那么小气吧，开个玩笑而已么。”

施颜却一抖肩膀摆脱了他的手：“会下就会下，为什么要出人家洋相！”西屏道：“若论真正下棋，确实没下过几盘。若论用真正的围棋下棋，这盘也就是第二盘吧。”施颜惊讶道：“那你是跟谁学的？”西屏笑道：“家里人从小就不让学，自己只好这么悄悄看会的。”施颜的眼睛顿时瞪得老大的，怎么也不肯相信竟有这种事情。

施襄夏招呼施颜和大家拱手告辞，西屏到他们离开后才想起没有问那位年轻公子的姓名。那一对惊讶时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感到有些特别，老在自己的眼前晃。

西屏在观潮轩下棋回家后，二叔范子杰着实把他训了一通。他一赌气，回到自己家的老屋去住了。老屋在镇东一片廊棚之侧，也有前后二进，周边多小户生意人家，这些年因无人居住暂且租给小商户存放物事，各屋里都有一股混合的霉味。这天，他从二娘那里听到一段关于自己生身父母的故事。

他的父亲范子豪是范子杰的亲哥哥，在海盐做过一任县令，平生嗜围棋如命，素有棋痴的雅号。康熙四十六年，因为耽溺于不相干的一盘棋，失仪得罪了钦差大臣，丢了官。回镇后，越发消沉，整日泡在茶楼酒肆中跟人赌棋饮酒，不多久连家中生计也艰难起来，闹到时常要变卖他母亲周氏的饰物应付维生的地步。但他父亲竟能用变卖饰物的银子去旧书摊上淘购那些完全没用的棋谱。他的母亲最是贤慧，可也常为此和他父亲闹得不可开交。不过当着外人，她是一句口风也不漏，只是为丈夫遮掩周全。很长的时间，就是弟弟范子杰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状况。再说没多久范子杰就经大哥介绍到海盐去当书办，不常在家，对大哥一家的事就更不知晓了。

就在西屏的母亲十月怀胎、即将分娩的时候，范子豪那天正巧赌棋赌输了请人喝酒，又被人在酒桌上灌醉，延误了请产婆，致他的母亲难产而亡。从那以后，范子豪已不可理喻，几近疯魔。常到酒肆茶楼掀桌摔盘，最不能见的就是别人下围棋，他好好的就会冲过去把棋子砸得四散奔跳，弄得最后哪家茶楼都不许他进门，一来多远就有人报警，忙着把他轰走。后来有一天说是正来晚潮的时候不知他在哪里喝得大醉后失足掉在钱塘江里淹死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西屏打开了各屋的门，自己咬牙打扫了大半天，才算整出一点眉目。

傍晚时分，二叔范子杰不放心来老屋看西屏，见他也没烧饭，一个人呆呆躺着发愣，叹了口气道，二叔也不想管你太多了，要是你真想下棋，山阴俞长侯是远近闻名的高手，我会托人写信让你带着。学成学不成，就看你的造化了。西屏一听，顿时喜出望外。

三

西屏竟然独自一人来到山阴，在俞长侯的弟子中，他意外地看到了施襄夏！

冬去春来，夏暑秋凉，西屏师从山阴俞长侯学棋已有两年之久。同门师兄弟虽有七八人之多，但出类拔萃者还是施襄夏和范西屏二人。西屏入师门虽晚，但进步神速，原与施襄夏有三子之距，近日同门师兄弟之间的交战，他们二人的棋力已在伯仲之间了。

令西屏难以忘怀的还是俞长侯先生给他上的第一堂课。

那时西屏习惯于不假思索便落子如飞，自己的病处不补棋，只盯着别人的病处，结果与施襄夏的第一盘被授三子棋行至中盘，已成全盘崩溃之形。范西屏见俞长侯不动声色在一旁观战，窘得无地自容。俞长侯止住二人行棋，借机对大家道：“我对你们常说棋不可贪，贪则必为对方所乘。因为既言贪就肯定有当补不补之棋。我也对你们常说另一句话，叫棋不可不贪，意思是发现对方的破绽之处要大胆抓住不放，不能轻易放过。这两句话互为补充，即是行棋的常理。赌棋必贪，故我不准我的弟子在外面下赌棋。其实若是棋达到一定的境界，下赌棋原是无妨的。但是，谁能达到这个境界？”

“这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循理而行！”俞长侯转身盯住西屏道：“我知道你下赌棋有不得已的苦衷，规矩只自今日始。我这里还有个自定的规矩，只和弟子中的第一名下授子棋。希望你尽快提高棋艺，我等着和你对弈一局。但愿不会让我等到老眼昏花！”一番话说得西屏如醍醐灌顶。

范西屏开始静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到棋艺的钻研中。他的基础和领悟力比较好，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几位同门师兄弟，直追施襄夏。

但要超过施襄夏又谈何容易。施襄夏是所有师兄弟中最肯吃苦的一个，起床最早，睡觉最晚，只要一丁点空，他就要盯在棋盘上，因此得了个外号叫苦行僧。连师兄弟们一起偶尔上一趟街市，他也不肯奉陪。

山阴地方并不大，青石板的道路贯穿整个街市。街边的茶舍酒肆各自打出自家的幌子，随风在行人的头顶上飘动，黄酒的香味随时随地直往鼻腔里钻。西屏只在过年时喝过一次黄酒，也就一小碗，原以为没什么力量，谁知这酒后劲绵长，一个时辰后他还晕头转向。

俞先生遂借题发挥道：“有人下棋东一子西一子看似毫无章法，到中后盘时，这些散兵游勇似的子突然发力，一以当十，且力道绵绵不绝，一不留神就会优势逆转。这和黄酒有异曲同工之妙！”

俞先生兴致高时也带弟子们一起爬周边的小山坡。西屏脚力强，总是冲在最前面爬到顶，俞先生最后登顶，喘息方定便道：“作为一名棋手，登高才能望远，才能胸有全局。拘于一城一池得失的局部一役或可胜利，但离棋盘稍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大局不知何时已然落后！有这样的见识，才能成为高明的棋手。”这种妙譬随手拈来，不着痕迹，西屏在这种氛围下，对棋的理解日益加深。

西屏的战绩对施襄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为现在只有施襄夏才有和师傅下棋及当面聆教的机会，其他人只能在施襄夏手中打升降级，若西屏闯过了施襄夏这道关，对于施襄夏来说，这些得天独厚的机会就将失去了。所以在授先对弈阶段，两人拼得异常艰辛。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最后一次授先十番棋之战西屏以 10 战 7 胜艰难过关。它意味着施襄夏此后和西屏只能以分先对弈。

西屏因激动而夜不成眠，因为有了这战绩，俞先生已答应从明天起和他下授三子棋！

这个结果对施襄夏的震撼更为巨大，同样一夜无眠的他竟然出现了丝丝缕缕的白发！

俞长侯近来面临无端的困扰。

原因是近来有几位外地棋手经过山阴，因知俞长侯的名头都以讨教之名前来挑战。俞长侯让他的两大高足联袂出场，结果剑锋指处所向披靡。既然弟子一关都过不去，那些外地棋手向俞长侯挑战的话当然再不会提起。

赢棋当然不是坏事，但俞长侯从两弟子和别人的对弈中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因为自从俞长侯宣布在他们俩没分出高下之前与两人都下授子棋之后，两人渐渐都接近了他的棋力，表现在战绩上就是从授三子，授二子，直到授先，二人的进阶之路几乎是寸步不离。但到此为止，再无明显长棋迹象。

面对外来棋手则不同，从他们的对局中可以发现求胜的渴望和对杀时的自信，比之同自己下棋时判若两人。疑问即由此而产生。

由于传统上师傅是永不与弟子下分先棋的，如果弟子棋力超过师傅，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选择代师授艺。而判断弟子的棋力是否超过师傅，必须由师傅自己提出郑重其事地下一次定胜负的授先番棋。弟子胜者出师，负者到时机成熟再以番棋定去留。如果师傅不提出考较弟子真实功力，弟子可能一直不逾雷池一步，永远不会胜过师傅。

俞长侯担心的是他们实际上已超过了自己的棋力而自己却并不知晓，从而耽误了他们棋

艺提高的进程。

四

警觉之后，俞长侯打算在适当时机提出和他们俩分别下授先番棋，在此之前，他还想让那些比自己棋高一招的围棋大家来考较一下他们的真实棋力。他们没有师生之分，范西屏和施襄夏定会全力以赴展示他们的实力。

恰在此时，业已致仕的围棋国手徐星友托人带信来，说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僧人来杭州永福寺修习佛法，二人均是高段位围棋手，数月之内对前往挑战的棋手未尝有过败绩，在杭州棋界引起轰动。为此邀他来杭州先打头一阵，并说已捎信给程兰如，也请他拨冗助阵。二阵他拿不下那两个日僧，只有请程兰如作最后一搏。

俞长侯欣然答应，请来人回话给徐星友，近日即动身来杭州府。他决定带两位高徒同去，一来可以观战开阔眼界，二来有机会也可让他们一展身手。西屏听说有机会出门已是喜出望外，又说是去杭州，恨不能蹦起来。

能去看高手下棋，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因为这段时间除了和施襄夏对局是使出了全身之力，和其他师兄弟们下棋可以说无需太动脑筋，授子棋下多了，对上手棋的感觉必然迟钝。同时，这一段时间和俞先生之间的对弈也很别扭。因为他的棋路受先生影响较深，局部的走法本来有新的思路和试验的可能，在与先生对局时就不敢出手。尤其是传统定式的变招探讨，私底下和施襄夏对局时一旦发现可有不同的变化，即行大胆变招，不用担心先生的指斥。与先生下则只能一成不变地行棋。他发现施襄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自从俞先生破例答应与他们二人同时下授子棋后，施襄夏的情绪缓解了一些，与西屏之间也不似前一段时间那么剑拔弩张。两人之间的对局虽然不多，但复盘探讨棋理倒比以前更加频繁。

到了杭州，施襄夏说先回家通报一下，打算邀西屏住在他家里。约西屏在西湖边见面。

虽然听过大姐描述西湖的景致，毕竟百闻不如一见，不知不觉中西屏随游人步上断桥，恍惚身在仙境，不由记起幼时读过苏轼的那首绝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一头沉吟一头却是低诵出声。

正在神游物外的遐想中，肩膀上被人轻拍了一下。转身一看，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孩，笑嘻嘻地望着他。说不相识，面庞眉眼间却又那么熟悉，似曾在那里见过。

“你认识我？”西屏迟疑地发问，无来由地心通通直跳。

女孩点点头，轻启樱唇一本正经道：“适才正在湖底小憩，听先生在此屡唤西子，西子便来了。”

西屏呆住了。西子？眼前这一位，白皙中略有些羞红的脸庞，漾着盈盈的笑意。细看瓜子脸上那一对滴溜溜转乌黑的大眼睛，眼神既透着得意，又有些怨怒，像是在责怪自己如此愚钝。这一切都那么眼熟，只是头上泛着淡绿色莹光的珠钗和自然垂落的长发让西屏发怔。女孩着一条淡绿色绉纱裙，一根粉红色丝带随意地拦腰束住，亭亭玉立在湖边，微风吹过，柳条、长发和纱裙都随风飘动。

西屏如入梦境，连忙拍拍脑袋又揉揉眼睛，却见施襄夏立在一旁微笑着瞧着他。那女孩突然格格笑起来。

施襄夏道：“小妹施颜，她是我的跟屁虫，非要跟来不可，我就是拿她没办法。”施颜学西屏刚才的傻样，又是拍脑袋又是揉眼睛，越发笑个不停。西屏好生尴尬，佯作生气不准施颜再学，三人便说说笑笑沿湖慢慢走去。

次日，施襄夏却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杭州巡抚朱拭家的三公子已经向妹妹求亲了！因为父亲没有考虑好，还没给人家回话，也没告诉施颜这件事情。那个朱三公子他

已有耳闻，成天跟一帮吟风弄月的人混在一起，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跟了这样的人妹妹将来如何有靠？他打定主意要力劝父亲拒绝这门亲事。

回到自己房间，见西屏和妹妹正有说有笑地在谈山阴学棋的一些趣事，暗想道：“要依妹妹自己的意愿，那西屏无疑是她芳心所系的惟一人选。可命运会按照她的意愿安排吗？”

见哥哥来，施颜转念向西屏提出要他让九子和自己下一盘棋。西屏说让九子怎么下，坚决不下。可施颜却已将棋找出来摆上，不由分说就放上九颗黑子。西屏无奈，只好由着她玩闹，让她把自己下得七零八落满意了才算罢休。

五

两位年轻的日本僧人道悟、道明来杭州永福寺并非偶然。他们和永福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明末战乱频仍，永福寺僧人心越参与抗清失败，为避祸东渡日本，来到九州岛东部茨城县都水户的天得寺为僧。心越性极聪慧，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并且深明禅理，是个了不起的有道高僧。

当时七弦琴已在日本失传 500 年之久，心越东渡日本时，携带七弦琴 5 张，其中的虞舜、素王、万壑松均为琴中之珍品。心越广授琴道，弟子中包括幕府中的贵官和不少文人士子，在日本朝野影响颇为深远。

心越的围棋亦属上品，但所收弟子不多。

这是因为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长期的战乱结束，举国皆尊围棋之道，渐次形成四大家自成门户。四大家的棋士们每年一度聚会于江户城，在天皇或将军面前对局，这就是御城棋制度。每年经由四大家协议，决定对局者之间的比赛标准。由于四大门派习惯于对外实行技术保密，平日轻易不让弟子与别家的棋士交手，所以除了争棋外，御城棋便成为公开较量的唯一赛事。对参加御城棋比赛的棋士来说，对局胜负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更关系到本门派的荣辱，甚至与日后棋所宝座归谁家所有有关。故对局者无不全力以赴，比赛紧张酷烈的程度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每年都能弈出许多精彩绝伦的好棋来。也正因为如此，各门派都广收弟子，以壮本派实力。而棋手要想迅速提高棋力，也必须依附于四大门派之一家，才有可能在争棋中出人头地。

心越的弟子主要是天得寺的年轻僧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心越因棋说禅，因禅说棋，二理之间互为渗透，弟子得以艺禅双修。心越又与四大家中本因坊一派过从甚密，弟子常有机会与高手过招，棋力自然很强。因不参与每年的御城棋，本因坊一派乃至其他三大门派对心越师徒都不甚防范；同样的原因，心越师徒在棋界的知名度不高，渐渐形成了一门独自修行的求道派，讲究棋的形状，讲究棋理，讲究棋的气与势，惟一欠缺的就是御城棋中体现出来的喋血一胜的搏命精神。

因为心越一向强调，围棋说到底还是一门艺术，否则不会与琴书画并称。

道悟和道明即是心越徒孙辈中的佼佼者。遵从心越的遗愿，道悟和道明奉师命渡海来到杭州永福寺习经并替师祖还愿，暇时技痒在寺外一古树下对弈，被好事者瞧见，引了众多的棋手来向他们挑战，这才惊动了本地棋界翘楚、前国手徐星友。

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在江户时代对外界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故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都十分稀少，更不要说围棋方面的交流了。饶是徐星友这样博闻广见的人，也对日本围棋的规则惘然无知，只知道日本围棋有段位之分，九段为最高段位，却不知道这段位与中国的棋品真实的棋力相差几何。

因为中国的棋手品级很模糊，并没有以大规模的比赛来定品级的传统，只有清廷中的围棋待诏才能明确定品级，其余的人偶尔得到机会在和他们中的棋手对弈后，根据战绩大致确定一个品级，而且这个品级也并不随着实际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更不要说民间那些潜龙在野

的高手，他们从来无品无级，但其中的顶尖高手棋力确堪与一流高手争高下。

徐星友致仕后虽然埋首棋艺，但从不带徒，故听说永福寺僧人之事，首先想到的就是俞长侯的两个高徒，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见过的，一个是只听说过没见过。因为对范子豪痴棋丢官的事早就知晓，故对他孩子的离奇经历和后来学棋的进境也颇关注。

在官场上阅历丰富的徐星友当然知道，以自己和俞长侯的年龄，自说自话去和那两个年轻日僧对弈，显然极不得体；而让两个年轻人在前头冲一冲，以观对手风色，才能进退自如，也不至于失了身份。但托人捎话时当然是说邀请俞先生，而料定俞先生也不会冒冒失失一人前来充当先锋官，自然要带上他的得意门生。这番小小的谋划，出自一个做过杭州知府的人之手，无非在一念之间而已，原是不必花多少心思的，不然的话，他这么多年官场也就算是白混了。永福寺旁的一株古银杏树下，范西屏对道悟，施襄夏对道明，纹枰大战即将开始。

徐星友和俞长侯混在观战的人中，并不显山显水；施颜着男装也来赶这个热闹，并答应绝不给哥哥和西屏添乱。

六

道悟和道明都能说极简单的几句中国话，但想要把日本围棋的规则说清楚还是非常困难的。范西屏和他们俩连说带比画，表示先按日本规则下一盘试试，他们俩鞠躬不止，分别就坐。西屏在按习惯摆放座子时，道悟摇头并马上把这两对黑白子从棋盘上拿下来。原来日本围棋没有安放座子的规则，并以黑子方为先行一方。

施襄夏是猜了黑棋，面临空旷的棋盘一时失了方向。因为若按中国围棋的规则，先在每个角的星位放置黑白各一对的座子，这样先行棋一方已经受到座子的制约。现在棋盘上既然没座子，这就意味着，先行棋的一方可以选择的点增加了很多。为了稳妥起见，施襄夏思索再三，还是选择了一个星位。

徐星友微微点头。因为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从自己最擅长的星位起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道悟执黑，第一手即陷入长考。西屏不摸底细，也无从揣摩对方心理，只能在人空里用目光寻找着施颜，看她东走走西逛逛也不知在瞎忙活些什么。

针对施襄夏的黑星位起手，道明在他的对角拍了一手三三。因为这两副棋是道明他们从日本带来的，形状和中国围棋也大不相同，并不是上弧下平，而是两边微微鼓出的形状，故拍棋成了日本棋手的习惯。

对于施襄夏来说，这三三位是新手。在中国围棋的对局中，除了让子棋，走三三只有在对方有星位子之后才会出现，而对付一个孤零零的三三，相关走法他却没有任何研究。施襄夏经过苦思之后，决定不先去占另两个星位中的一个，而是在三三位的白棋的星位肩冲。他想若要走成顺边两星，这种走法中国棋手都没走过，可能会中对方的套路。星位肩冲就看成是自己的星位而对方点三三自己再脱先它投。而对方若占一空角，自己只管在这个三三头上压长，这样极易走成中国棋手擅长的对角星局面。果然，道明选择的是在空角占了一个小目。

道悟终于出手了，他的第一手却匪夷所思地下在了天元位！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一阵哄笑声。

西屏愣了片刻，按传统走法应在一角的星位上。谁知道悟的第二手即占了白棋的对角星位，西屏没有对角星可走，只得走成了二连星，道悟也成二连星。下一手西屏简直不知道如何着手，一向擅下快棋的他也长考了起来。

徐星友和俞长侯在一旁看得也是一头雾水，见状退出人群研究日本围棋的开局。

中国围棋传入东瀛已有千年之久，但由于两国围棋领域缺乏交往，彼此都很陌生。无论如何，日本围棋取消座子是很有创意的想法，这样一来角部的变化将更加丰富，对全局的影

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中国棋手对星位的作战及变化研究得非常透彻，但如果变成小目，三三，高目，目外，这么多的位置起手，角部的行棋将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

两人越研究，越觉得心惊肉跳，再回到棋桌前，施襄夏以小飞挂角对付道明的小目占角已演变成白两间高夹黑棋之势，黑棋面对步步皆新型的局面，不知如何应对，几步下来形成苦战逃生的局势。角地被白净占，还未取得外势，很快陷入被动。

西屏的白棋被黑分投后，战火蔓延至一角，局部一遇到征子问题立即看到黑中央天元位那颗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子的位置妙得不可思议！

这两局棋虽经苦战，但结果是范西屏中盘落败，施襄夏至收官经细数数目数知差距较大，也只得投子认输。

范西屏不服道：“让他们和我们按中国围棋的规则对局，输了才没话说！”

施襄夏还陷在棋局中一时不能理清思路，接过话茬道：“对对，一样规则来一局，这才公道。”

他们和两个日僧比画了半天，人居然同意明天就按中国规则对弈一局！

徐星友一行人来到江湖汇观楼，要了一间雅静的茶室聚在一起复盘研究这两盘按日本棋制下出来的对局。

茶博士见是熟客，说话间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徐星友年事已高，早就疲惫不堪，靠在一张竹躺椅上品茗小憩，一边听俞长侯给两位高徒讲棋。施颜站得久了，也是腰酸背疼，但难得出门的她还是兴致不减，听倦了讲棋就去和徐星友闲聊几句，无非是日本围棋是不是比中国围棋厉害之类的话题。

徐星友早就知道施颜是女孩，见她言来语去对西屏甚有好感，一时心血来潮，便倚老卖老低声逗她道：“我虽然老眼昏花也看出点眉目来了，要不要我找你父亲给你们俩搭个鹊桥啊？”

施颜一听立刻飞红了脸，不敢再停留在徐星友旁边，远远地躲开去窗边看风景听蝉鸣。徐星友看她不恼，只是害羞，便留了意。他对范西屏不用说是十分喜爱的，看他那副全神贯注听俞先生讲棋的神情，再看看施颜，越看越觉得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可人儿，心下暗道，这个月老他是当定了。

七

俞长侯最担心的是明天这盘中国规则的对局再挡不住俩日僧的凌厉攻势。复盘时针对他们俩在星定势的一个角上所占有的局部优势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爱徒打气道：“以我的观察，这两个日本僧人对星定式有一定的研究，但明显不如另几种角上的应对来的得心应手。如果明天这盘棋你们两人有一个人下赢了，就要求再跟他们用日本规则下。这一次再下就不必下星位，而专门走小目或高目什么的，让他们攻角，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变化。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这样轮换着多下几次，对日本围棋的下法就能略知一二了。”

施襄夏对道悟的天元一手很感意外，西屏便把天元引征对各角上扭断变化的影响分析了一通，结论是这一手棋并非信手而至，可能是日本现在流行的下法之一。俞先生引申到针对星位的定式天元一子照样有威力，但因星定式变化不如其他位置变化多，故天元一子的影响力一直备受棋手的特别重视。这一席话不光引得两个弟子频频点头，连徐星友也颇觉在理。

不过徐星友的心思今天不知怎么不全在棋上，觑个空他又把西屏叫到一边，西屏以为他要给他拆棋，恭恭敬敬立在一边道：“今天的棋下得很乱……”

徐星友打断他的话头道：“不是说这个。”

西屏看他一脸神秘，只得讪讪地愣着。

徐星友道：“你父亲我了解，他是因为痴迷于围棋而丢官罢印，其实他的学问人品都是很

好的。”

“你认识我父亲？”“怎么不认识？他在海盐任上的时候我还在杭州知府的任上。那次钦差过境，他因跟他当时的师爷，对，也就是施襄夏的父亲施闻道下一盘棋到了打劫定生死的关键一步，没听到差役的通报，等劫打完已有半个时辰过去，知道是误了迎候钦差，慌不择路再赶去，那钦差早已出了他的海盐地界。其实那个钦差不过是宫里一个不起眼的奴才，本来就是专门巡视海塘受灾情况的，有河督陪同什么情况不了解？也不一定非得地方官才能弄清楚。谁知这钦差小肚鸡肠，为这点事参了他一本，害得他丢了前程。”

西屏听后默然不语。“他现在既然下落不明，我自作主张想替他完成一桩心愿。你跟我说一句实话，眼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了？”

西屏下意识地瞅了施颜一眼，低声道：“西屏年纪还小，没有想到这些事。”说着脸也渐渐胀红。

徐星友不死心，不疾不徐又探了一句：“那边那个女孩怎样？”西屏大窘：“明天还要下棋，我去听师傅讲棋了。”说着逃也似的走了。徐星友捋着须髯呵呵大笑。施颜早瞅见这一老一少的行为，轻轻哼着歌只作不知，其实心里一直别别地跳个不停。

范西屏和施襄夏对道悟道明的第二局棋按中国规则下，虽是一波三折，但二人终于双双获胜。围观的棋迷都大呼痛快！此后几日国手程兰如也从扬州赶来助阵，范施两人的智囊团阵容更加强大，和那二僧以日本规则对局的胜率也逐渐高了起来。

道悟道明不知道范施二人的背后有中国顶尖的高手当参谋，每每诧异这两个貌不惊人的年轻棋手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适应了日本围棋的下法。其中西屏有一盘棋执黑先行，居然也走了一手天元！而且这盘棋他居然还将微弱的胜势保持到结束，弄得道悟极为尴尬。因为他知道要按中国的说法，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是扬眉吐气的。虽然对手没表现出得意之状，但从观棋人的反应就完全能看得出，大家对天元起首的这盘棋是格外看重的。到这盘棋收官子时，几乎所有看热闹的棋手都围到了这一边！好在道明在和施襄夏以中国规则对弈时也偶有胜局，大面场上也算说得过去了。

程兰如和徐星友、俞长侯这日没去永福寺看棋，事后范西屏复盘摆出那盘执黑天元起首的棋，三人细加研究，感到范西屏短短几天中表现出来对全新规则对局的适应性非同小可。施襄夏虽没有像西屏那般不拘一格大胆尝试新的布局，但也渐渐适应了日本规则的棋，对道明的胜率在不断提高。

徐星友带了两本他自己所著的书《兼山堂弈谱》送给俞长侯的两位高徒，并夸俞长侯慧眼识珠，言语间颇有醋意，把俞长侯乐得险些失了风度。

范施二人辞别后，程兰如笑道：“看来我也有必要给后生准备一点薄礼，以尽奖掖扶持之责啦。”

徐星友谦道：“程老弟如此年轻，不必急在一时，我是老朽了，不抓紧一旦生了倦怠之意，再也不会有那个精力做这件劳神之事。”

俞长侯恢复了沉静之态，言道：“以我这几日观察，他们二人的棋力估计已不在我之下，这场赛事一结束，我来对他们俩分别安排一次授先十番棋，接下来应该考虑让他们另择高枝啦。”说罢面带微笑目视二人。

徐星友和程兰如均是散淡之人，不肯接他这个话茬儿，都推说道君子岂敢夺人之爱，遂都一笑而过。

八

施颜因徐星友的好事之言，再也不敢和他们一道去看棋，但不知为什么心总也静不下来。直到晚间哥哥和范西屏回到家方活泛起来，跟前跟后追问他们俩一天的战况。施襄夏装作嫌她烦，西屏就当仁不让给她学说。

直到施襄夏依例去母亲处问安，施颜才有机会和西屏单独相处。也不知道怎么就有那么多的话，两个人一说起来就忘了时辰早晚，施颜有时还要拖西屏陪她下让子棋，输了要赖西屏不让她悔棋，赢了也要怪西屏不用心；而西屏对施颜耐心奇好，不管她如何胡搅蛮缠总是一副大哥哥的样子不加计较，施颜得了西屏鼓励越发闹腾得欢势。

施闻道从硖石镇老家回来时，施襄夏和西屏在永福寺下棋还没回来。朱氏忙不迭就把颜儿和范西屏的交往情况向他学说了一遍。施闻道大为惊讶，怒气冲冲地要叫颜儿过来问话。

这边施襄夏听来人通报说老爷回来了，有事要问他，又是妹妹传的话，感到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旋即明白定是问西屏和妹妹的事。

徐星友见状倒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月下老人的任务，自告奋勇地要先行一步，让施襄夏和范西屏安心把今天的棋走完。

这边叫了凉轿不慌不忙来到施闻道住所。施闻道一听门房通报，忙一溜小跑迎了出来，人家毕竟当过一任杭州知府，那可是从四品的官哪！自己那时候还在给七品官当着师爷，见这样的高官只有跪着的份。寒暄已毕，徐星友说到正题。施闻道一听是为范西屏说媒，心里迅速打起了算盘。若是范子豪现时在位，两家结亲自己当然也是高攀，但依现在的状况西屏纵是才貌无双也只能算是孤儿一个，又不能走读书仕进之路，摆明是翻身无望的格局。朱三公子虽然文不成武不就，但只要父亲一日在位，吃定了他无论如何也可保衣食无忧。原是虑及朱拭因溺爱公子不得已，当然不愿与无品无级的下属做亲家，故给媒人一个含糊之的说法，以为缓兵之计。如今比较起来，徐星友的面子固然够大，但他毕竟是个致仕的官员，若论将来照应自家谋职就馆，当然还是朱拭的手面来得容易；再说朱拭虽然因事辞退了自己，但若真结成亲家，也许就会前嫌尽释，爱屋及乌，对自己施以援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施闻道不待徐星友把西屏的现下状况说完便道：“若是小女尚未许婚人家，老前辈的一番盛情闻道真是谢都来不及，可前不久小女已许婚给巡抚朱大人的三公子，眼瞅着就要过聘行礼，辜负了老前辈的一番美意，闻道甚感愧疚！”徐星友哪里知道施闻道心里的弯弯绕，只放声长笑道：“原来有人已经捷足先登啦，看来我这个月老当不成了。不过还是得恭喜老弟，到时候还得来讨一杯喜酒喝呀！”

徐星友告辞后，施闻道马上让朱氏着人给上回来的那个媒婆传话，让她尽快再来一趟。

徐星友再到永福寺，见两盘对局已告结束，来不及问二人胜负情况，便对西屏笑道：“本来想给你成就一段姻缘，可惜走了一步缓手棋，被人家抢了先手！”

西屏今天不知为何总是心神不宁，在以中国规则和道悟对弈中负了一局，此时闻听这一消息，犹如受了当头一棒，面色突然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施襄夏忙问原由，知道还是因那个朱三公子之故，顿时替西屏和妹妹难过起来。西屏愣了一阵子，醒过神来，嘱施襄夏回去取他的行李什物，说自己要住到大姐家去了。徐星友见西屏神色骤变，知道他对施颜并非用情泛泛，不由敛了笑容，深深叹了一口气。

施颜见哥哥回来，却不见西屏，心知有异。施襄夏正待要跟妹妹透露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母亲已差人来请他去，说老爷在等着有事要问他。

施闻道正和朱氏说话，见施襄夏进来问安，不由停下来细细端详他们的宝贝儿子。几个月未见，他的个子明显高了些，但人似乎十分疲倦，隐约可见少许白发，面相上显出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的成熟和沉静。这一发现令施闻道吃了一惊。施襄夏问候过父母亲便单刀直入地问：“徐先生来为西屏说媒了吧？”

施闻道从对儿子的怜爱中被推进了现实，神色立刻变得冷峻起来：“是，可是他来迟了一步，我已经答应了朱大人三公子的提亲。”“回老家之前父亲并没有同意朱家的事。”“就是今天答应的，有什么不对么？你妹妹的婚事我作不了主？！”“那也得问问妹妹是什么主张吧？”施襄夏的声音明显降低了。

施闻道怫然作色道：“这个我自然有分寸的。先说你的事，你跟俞先生学棋一年了吧，再

学下去终也不是个了局，最近风传浙江省的乡试就要恢复，你要回来读书备考了。对于咱们这样的人家，说到底，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才是立身之本。俞先生既然也在杭州，我这几日会请他来，谢师之礼是断不可缺少的。”施襄夏见父亲说得斩钉截铁，竟是不容商量的，只能唯唯而已。

回到房间来，迎候他的是妹妹那一双满含期待的眼睛，看得他心疼，但不知道如何开口。

九

恰在此时，母亲差人来寻施颜，施颜也是有一肚子疑问要问母亲，便匆匆随来人去了。

施襄夏收拾了西屏的什物，着人送了出去。西屏在不远处等着，见施襄夏出来，接过行李什物，不说话，也不告辞。施襄夏知道西屏心心念念都在施颜身上，只好狠了狠心道：“小妹让我带一句话，叫你好生照顾自己。她说不来送你了。”

西屏这才长叹一声，向施襄夏告辞。

施襄夏忽然想起父亲的话，道：“这阵子风传浙江省的乡试要恢复，父亲想叫我回来读书应考，你有什么打算？”西屏茫然道：“读书？不再下棋了？”“棋还是要下的，只不过要等参加乡试以后了。”西屏道：“你可以读书，我却不行，因为我现在对当官已经不感兴趣。”就这一句话，施襄夏感到西屏真正长大成人了，虽然事实上他只比自己大一岁。

西屏想让施襄夏捎一句话给施颜，想来想去怎么说都不合适，一跺脚，走了。

天已向晚，他没有直接到大姐家，却信步来到西湖旁的断桥边。施颜的一颦一笑还历历在目，但无如世事难料，转眼间心爱的女孩已属他人。

在范西屏多舛的命途中，又加上了重重一劫。

这一劫，如同横亘在人生之途上的一道界碑，使范西屏永远告别了青涩而纯真的少年时代。

回到山阴已有数月之久，西屏仍陷在感情的旋涡里不能自拔，有时还悄悄掏出施颜给他擦拭嘴角的那块锦帕回味不已。施襄夏离开俞长侯在家读书备考，西屏得不到施颜的一丁点消息，心里的郁闷可想而知。这一日，他中午时分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闲走，不觉来到沈园。他一向也知道有这么个去处，但从没逛过。进得园来，才听得游人说道陆游与表妹唐婉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并在形制古朴的孤鹤轩旁找到一块照壁上所书的钗头凤词。“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 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细细琢磨了一番后，西屏不由悚然一惊，由陆游与唐婉的感情故事，西屏联想到自己与施颜有缘无分的事，一时间百感交集。

以陆游的见识和气度不会看不透他与表妹之间的两情相悦其情也真其爱也浓，然而他们竟能因尊者之命分袂而成陌路之人，以致多年后仍痛悔不已，可见于感情上的杀伐决断比之纹枰之上的胜负手，要难上不知凡几！一着不慎，即可成一生之痛。

转而又想，不要说他与施颜之间的朦胧爱意尚未点破，即便两人相互已表白心迹，自己功不成名不就又指望什么来践诺给施颜一生幸福？设若自己确是空口白话而又无法做到，那个朱三公子后发先至横刀夺爱也不能说是师出无名。又或者朱三公子确是才貌双全，再加上其家世背景的冠冕堂皇，能给施颜以梦想中的生活，对施颜而言又何憾之有？若施颜无憾事，自己是否应该为她庆幸而以手加额呢？如此说来自己若是求亲成功，岂非应了这三个大大的“错”字！沿着这个念想推演下来，顺理成章，这“错”字如果应在自己头上，那么自己对施颜的百般不能释怀，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果然如此，陆游这三个“莫”字却也是应时应景到了极致了。一念及此，自觉混沌一团思路已然廓清。

从杭州回来不久，俞先生已经让西屏随时准备师徒俩授先十番棋的对局，但西屏一直心绪不宁没有响应。现在，西屏心中芜杂的念头一除，忽然对自己有了信心，决定一回去马上

就向师傅提出来进行十番棋的出师之战。他已然明白，除了读书仕进一途，他惟有尽快提高棋艺，因为只有棋艺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

俞先生最得意的两大高足为他平添了许多烦恼。施襄夏来不及按规矩出师已回家闭门读书，若是从此不涉棋艺，这一个学生就是在巅峰之际半途而废，光是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他难以开颜了，谁知范西屏回到山阴后也是一蹶不振，不光在和他的对局中失却了想象力，就在和师兄们的授子对局中也毫无章法可言，战绩日见下滑。有时他这做师傅的甚至怀疑起自己的当初收他为徒是否过于悲天悯人了。他知道西屏是为情所困，但事已至此，如果总难以超脱出来，于棋来说，是境界难拓，囿于一得一失；于做人来说，是欠于达观，日后必然拙于支应，跌仆于途，这都是他这个做老师的所不愿见到的。现在见西屏从每日里恍恍惚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知道 he 已顺利地闯过情关，自是十分高兴。他万万没料到，冥冥中解开他学生心结的竟是五百年前的一位失意之人！

在和俞先生十番棋对局进行的过程中，西屏还一边抽空研读徐星友送给他的《兼山堂弈谱》，并复盘和那两个日本僧人的对局，欣赏其技巧，琢磨其得失，他的竞技状态也日复一日地在迅速回升。可是，无论他怎么专心致志于下棋和研究棋谱，但有闲暇，不经意间，施颜的音容笑貌总还是宛然在目。

十

施颜得知父亲应允了朱家三公子的提亲，三天三夜不吃不睡，只是倚在床边默默垂泪。

到第四天早上，施颜拖着疲弱乏力的身体，挣扎着梳洗打扮了一番。施颜一脸肃穆地对母亲道：“你们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儿不能有违，但这个人既是女儿的终生所托，决不能仅仅庇荫于他当官的父亲，他如能读书有成，自立于世，丢掉花花太岁的名头，女儿也就认命了。否则以他现在这样成天百无聊赖花天酒地混吃等死，你们如何能忍心强迫女儿跟了这样的人？！还不如让女儿死了干净！”施颜道见女儿性格竟有如此刚烈的一面，也怕出什么意外，这才答应向朱家提出交涉。

朱三公子不料还有这一附加条件，自命多情种子的他虽觉痛苦万状，却认为也颇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传统精神，当下满不在乎地应承下来。

雍正五年，浙江省恢复了乡试。

消息传开，一省读书人莫不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放了几年的四书五经被大家重新寻出来展读，毕竟读书做官才是正道。朱三公子这几年耽溺于声色犬马，他的落榜也是在所难免的了。从考场一出来，朱三公子为了避免难堪，就要求父母退了施家的婚事。

施襄夏笑道：“那小子肯定是考得不行怕小妹不理他，先说悔婚，好挣个面子么！”施颜正色道：“从今往后，再也休提成亲的事！我是任谁也不嫁的了！”朱氏道：“这话你也不用跟我说，去你父亲那里说才算数。”施颜负气道：“我谁也不用说。一面说着一面抽身回到自己房间，不多时已换了一身男装回来，对母亲道：以后我就这么穿，谁要再逼我嫁人，你们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好了！”

西屏和他的老师俞长侯下的授先十番棋以西屏八胜二负而告结束。一方面俞先生看见西屏从为情所困的状态中解脱开来，为他而庆幸；另一方面对他棋力的迅疾长进而感到惊讶不已。自此俞先生依惯例再也不与西屏对弈了。西屏代师授艺了一段时间，终于决定辞别恩师，另寻谋生之途。

施襄夏因读书应考久未认真研究棋艺，这阵子稍有闲暇也常去徐星友宅盘桓。徐星友当然满心高兴，和小伙子从授三子开始打升降，施襄夏最好的战绩曾打到授先。

徐星友受朋友之邀北去湖州，施襄夏有幸随同前去，在那里他认识了另一位围棋国手，鹤发童颜的梁魏今。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同他们下授子棋，还是在一旁看他们之间对弈，施襄夏都感到收获颇丰，自己的棋力也在不知不觉中迅速提高。

一日他们一行人在南岷山下欣赏潺潺流泉。梁魏今因几天相处对施襄夏颇有好感，见施襄夏行棋有拘泥于一处的毛病，有心点拨他，便出题道：“小伙子，你从这潺潺流泉中看到了什么？”徐星友和他对视一眼，已知其意，且笑看施襄夏如何作答。施襄夏略一思忖便答道：“我看到这流泉是千沟万壑汇集而成。”意思是自己的棋力能提高是吸取了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话中自然暗含晚辈应有的恭敬谦逊之意。梁魏今点头道：“这话自然是不错的。徐兄呢？”

徐星友道：“我看到泉流自然弯曲又不失方向。”梁魏今明白他也看到了施襄夏的弱点，补充道：“小伙子，你可能看到这泉流时而成飞瀑时而成池塘？”施襄夏举目四顾却不见飞瀑和池塘。良久才会过意来，道：“先生是说要从眼前的景象中跳脱出来，时时留意前因和后果？”梁魏今不由抚掌大笑道：“果然有悟性，小伙子将来的成就定在老朽之上！”从湖州回来后，施襄夏一边埋头研究棋艺一边在等着乡试放榜的消息。

月余后放榜，果然朱亦平名落孙山。施襄夏勉强中了个副榜贡生，一家人都已是喜出望外，谁知没过多久，巡抚朱拭因海塘工程中工赈款项出入不符有失查之责而被朝廷去职，施闻道在这件事情上自是脱不了干系，也牵连了进去。查到年末时，杭州的房产被查封罚没了，朱氏只得带着一儿一女回到硤石镇老家。虽然最终因款额不甚大施闻道未受牢狱之灾，但他回到老家时昔日那种精明强干的外表却已荡然无存。只有施闻道自己心里清楚，那时朱拭儿子悔婚，他因一时气不平便以匿名方式诬举朱拭贪贿。原打算恶心他一把就罢手，谁料到这事碰到个顶真的人手里，专办此事的钦差大臣要求彻查，查来查去却把工赈款项的事抖落出来了。而这却恰恰不关朱拭的事，全是施闻道与他人合伙做下的。

吴令桥听说西屏艺成辞师，把他荐给了扬州盐商汪一凡，因他的公子汪文箫酷爱围棋，苦于无人朝夕指教，早就托他寻个老师。这样也算替范西屏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事由了。西屏与师兄弟们依依话别后，随吴令桥回到杭州，只隔一日便只身一人去了扬州。西屏在扬州盐商汪一凡的宅子里呆了已有数月，教他的小儿子汪文箫下棋。因汪文箫每日还要跟着先生读书，西屏的时间倒也宽裕，有空就自己打打谱或去程兰如宅中讨教棋理。

十一

几天后，施闻道和施襄夏从杭州回到家。

五月间，施襄夏果真得了消息，因得了力荐，他以副榜贡生做了翰林院待诏，这自然是徐星友一干人的道行。待诏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官，但对于施家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喜讯。毕竟施家出了一个京官哪！

由老家海宁硤石镇来京已有数月之久，虽有徐星友等人的力荐，到翰林院还是得经过由吏部主持的考选一关。好在现有的几位擅棋的待诏实力上似乎并不很强，故在考选实战一关时施襄夏能够在被授二子的三番对局中轻松胜出资格最老的待诏袁 ，顺利过关。

施襄夏新来乍到，除了父亲介绍的几个乡党，在京城也无更多可以交往的人，每日里只是把全部精神投入在研究棋艺上。与人对弈则只管争胜，不光对待诏中的老棋手绝不容情，连几个性情乖张的阿哥也让他杀了大龙中盘认输，把观战的袁 等人看得心惊肉跳。

袁 秉性忠厚，觉得有必要点醒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遂捉个空单独约施襄夏下棋。施襄夏经袁 考选入门，按道理应依名份执师生之礼，但施襄夏对这些套套完全不懂，以为自己是凭实力过关，故平日里与比他年长了许多的袁 相见也不过是点头而已。见袁 依旧要让他二子，心中不以为然，碍着面子不好说，只得暗暗打主意要让他输得难堪，以后他再和自己对弈就会自觉要求分先了。

不料三局下来，求胜心切的施襄夏竟三战皆北。施襄夏不认识似地看着袁 好一会儿，方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番棋原来尚未尽全力！”

袁 呵呵笑道：“徐星友是我的师兄，他的眼光总是不错的。”

施襄夏闻听此言顿时面红过耳，作声不得。

有一天，袁 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说，理郡王弘皙封了亲王了！

施襄夏不以为意：“阿哥封亲王的又不是他一个，他有什么特别么？”

弘皙是允 第二子，而允 就是康熙晚年两度所废的皇太子。康熙朝末九王夺嫡的结果，最终是四爷胤 登极成了雍正皇帝，所以朝野都看好雍正的四子弘历。而弘历至今尚未封王，弘皙于雍正元年袭了理郡王，现在又先封了理亲王，“他和你下过棋，你记得么？”

“记得，他的棋水平很差，我刚来京城就跟他下过。”

“是的，你还杀了他的一条大龙呢！”

不过月余，理亲王府果然着人传了话来，也不说什么事，就让施襄夏即刻随来人去亲王府。

袁 来不及多嘱，只在施襄夏耳边轻轻说了三个字：“送大龙！”

施襄夏一时解不过来，怔怔地瞅着袁 。袁 只得向他挥挥手，暗自叹了口气。

施襄夏在路途中已明白了袁 的意思，在和理亲王弘皙的对弈中果然放着自己的一条显然不活的大龙不补棋，径去扩张模样。弘皙先是一喜，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举制胜的机会。只一转念间，便悟到这是对方故意卖个破绽，顿时勃然大怒，猛然站起身来在棋盘上击了一掌，乱了棋局，把施襄夏惊得跪伏在地！

弘皙因父亲的关系，在诸阿哥中可算长于隐忍，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但几天前他和弘历在忙里偷闲的雍正面前下过一次棋，想不到棋到中盘就输给了弘历。当时他面不改色恭维了弘历几句，但性情阴郁却又逞强好胜的他马上决定悄悄请高手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棋力，以后再有机会则可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施襄夏居然也学会了袁 那一套来对付他，他一时失控真的动了肝火！

弘皙到底还是先回过神来，伸手搀扶起施襄夏道：“不必惊慌，起来让本王告诉你一件事。本王请你来是想让你当老师指点棋艺。如果你听袁 那老滑头的只图一味欺哄本王，那也不必来了。”

施襄夏听到这里方才明白，老于世故的袁 这回竟是完全搭错了脉。

自此，施襄夏不管乐意不乐意，隔三岔五总要到理亲王府讲棋。

讲棋还算好，施襄夏最怕的是和弘皙下棋，由于弘皙总是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样子，施襄夏费尽心思也难以摸清他当日当时的心情，因此每和弘皙下一次棋，他总是瞻前顾后察言观色忐忑不安，以至于棋未终局就已汗透重衣！

生活处于这种状态，施襄夏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了。

十二

在扬州的盐商中，以儒商名世的不在少数，似汪一凡这样有自家藏书楼的也并不鲜见。但若论以围棋名世，恐怕就只有一个胡兆麟了。此人有个名气很响的外号叫胡铁头，因迷恋围棋特在扬州开了一家茶楼，由于除了程兰如之外几乎没有对手，生意不忙时便在自家茶楼跟别人下让子棋，每以痛杀别人的大龙为乐事。

自从范西屏成了这里的座上宾后，这位胡铁头已经和他较量了多次，每次都绞尽脑汁频频长考，却总是以擒龙无术而告负。胡铁头十分要面子，输给后生子不服气，也不肯就棋论棋地讨教得失，宁肯背下里把谱记下找国手程兰如拆解，一有心得便又兴致勃勃地向范西屏索战。

范西屏经历了一番挫折后心情已豁然开朗，下起棋来日趋豪放飘逸。

因对胡兆麟棋力知根知底，西屏有时还特意卖个破绽让他起念屠龙。胡铁头上当几次后有了戒心，拿不定主意时就乘封盘休息时讨问程兰如，再下时往往便会有妙手施出。

有一次程兰如到湖州梁魏今处盘桓了数日未回，胡兆麟在和西屏对局中发现他有块棋怎么看也不是活棋的样子，顿时心痒难当，但中套多次也学得乖了，前思后想，举棋不定，由

傍晚长考直到午夜，还是决定封盘明日再续战。待西屏走后胡铁头竟差人乘夜快马往湖州送谱，讨来对策。次日上午续盘后胡铁头一反常态，不去攻击西屏的那块看似不活的棋，而是冷静地在自己的星位角上飞补了一手。这手棋显然是此时盘面上最有价值的位置。

西屏不由笑道：“咦，程先生已经回来了？”

胡兆麟大愧，面色瞬间变成紫酱，缓过劲来后哈哈大笑不止，遂当着一众看客的面直接投子认负，从此将西屏引为知己，不再羞于听西屏拆解对局，并公然对人自称是扬州老三。

西屏直接和程兰如对弈讨教的机会也不少，因程兰如本是汪府常客，而本地棋手除西屏和胡铁头之外，都和他的水平差距过大。程兰如下棋向有宁缺勿滥的习惯，但一直非常看好范西屏，因为西屏在棋盘上不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他对局方能真正激发出斗勇的热情，体味到斗智的乐趣。且西屏对程兰如虽无师生之名分，也是礼敬有加，故程兰如对他总是耐心十足，有问必答，说起棋来引经据典，延伸譬比，不厌其详，使得范西屏对棋的理解更见精髓。

胡兆麟见范西屏的棋力日见提高，与程兰如几乎不相上下，就不时琢磨什么时候让他们俩正式比个高低。他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他家茶楼的那帮棋迷，众人都一片声地叫好，内中一人建议道：“单让他们俩对决程兰如肯定不乐意，不如索性请一些公认的各方高手来，到最后他们两人自然也就分出高下了。”

胡铁头一拍额头道：“妙哉！妙哉！”

办这种赛会花费自然是不少，但胡铁头是盐商，只想着闹腾得怎么开心，哪里会在乎那一点银子。

历来扬州盐商与朝廷之间都有着微妙的互利关系。朝廷对盐商的垄断利益给予庇护，盐商的财富又是朝廷特殊用项的来源。在这种状况下，盐商的财大且势大也就不奇怪了。

扬州盐商又有一传统，就是不怕显富。你要是新建了一处园林，我就得建一处比你更讲究的；你要是办了一个什么热闹哄动的事情，我肯定攀比着来办一个更惹眼的活动。扬州人有几样文化味很浓的游戏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诗钟、灯谜、毽子、风筝之类。有了胡铁头这样的盐商，少不了还得加上个围棋攻擂大赛。

胡铁头的性格是想到就做。春天发出的邀请，仲夏时节陆陆续续来了一大批各路高手，有更多的人并未受邀闻讯却也赶来看热闹，一时间在地方上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受邀的高手中，徐星友、梁魏今赫然在列；袁苾和施襄夏虽然受邀，无奈身不由己，也只好身在京城而遥想扬州擂战盛况，空自嗟讶惆怅。

胡铁头倒也有章程，他把程兰如、徐星友、梁魏今、范西屏连同自己在内 5 人设为东西南北中 5 座擂台，各路高手随意选择一个或几个擂主，均以被授先攻擂。若攻擂者一盘失利，则失去了再和本座擂主对弈的资格；若胜，则可与擂主对子一盘决胜负。若攻擂者再胜，则成为这座擂台新的擂主，再来接受别人的挑战。约定 30 日后占据擂台的 5 位擂主再行交叉决战，以番棋决出高低次序，最后的胜者即是当今纹枰第一人了！

十三

这场擂战的五座擂台设在瘦西湖畔胡兆麟自家的麟园内。说是擂台，其实是五座为棋战专门修建起来的硕大凉亭。亭与亭之间相隔约 50 步，可互不相扰。

麟园之外原有一座清茶肆，叫作余香茶坊，只卖上午茶和下午茶。因茶客中不少有起早遛逛的习惯，茶肆外拉上了绳索，悬上挂钩，专供玩鸟者悬挂鸟笼。这阵子是外地人多，也不分个时辰早晚，什么时候都是满满的茶客，说的都是下围棋的事，说着说着较起劲来有的就从褡裢里掏出棋具啪啪地往棋盘上拍子。

因了棋战的缘故，这周围又来了不少推车提篮的小生意人，兜售千层油糕、油铤饼、甍儿糕、双虹楼烧饼等本地特色食品。

范西屏为棋战向汪一凡告了假。因考虑围棋赛事不限时间的特点，胡铁头把另4位擂主都先行安排在麟园内起居。

麟园里的擂台大战已进行了10多天了，其间不断有新赶到的棋手加入。因挑战擂主的棋手太多，为了给高手让出机会，各方棋手自发在擂台旁边不远处另辟战场搞起了资格大赛，不经过大家认可就不准上擂台向擂主挑战。各地棋手水平参差不齐，经过资格战上擂台的果然都是像模像样的了。参加资格赛的人也有不守规则悔棋的，帮腔支招的，就会出现南腔北调热闹非凡的吵架场面。有极少数无赖可气的棋手竟被人从园中给架起来扔了出去！

因程兰如、梁魏今、徐星友三人都是成名国手，故三人所守擂台的挑战者数量比之范西屏和胡铁头二人要少得多。范西屏最年轻，棋下得也最快，故对阵过的棋手也最多。慢慢大家都尝到厉害，便不肯轻易向他挑战了。

胡铁头现在成了众矢之的，大家都认定他是最有可能被打下擂台的擂主。胡铁头家茶楼的一帮常客天天来捧场，都围在居中的亭子旁。只要胡铁头出来休息，这些人就众星捧月般地把他们围在中间，听他讲棋局的进展情况。

这天他的对手是个山东来的胖大汉，自称是正宗孔子后裔。可一副倒八字眉下是一双眯缝着的肿眼泡，没点斯文像。过资格赛的时候他棋下得很顺，但让人讨厌的是他不停地说话，又结巴，也没人听得清他在说什么。正式开战后只得半个时辰，胡铁头就一脸晦气地跑了出来。众人端茶递水嘘寒问暖正张罗着，这位东道主深深呼了两口气，突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了一句：“这棋没法下了！”

众人惊问其故。胡铁头叹道：“那家伙棋也是不差，但就是名堂太多让人受不了！”

马上有人证实那山东汉子结巴话多，还说得不清不楚，嘴里老像含了块东西在嚼似的。

胡铁头苦笑着说：“要光是这就不算什么了。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吃的东西，就着一把生大葱不停地吃，你在这边想棋他在那边嘴巴吧唧得山响；这且不说，还一个劲地放屁，你们简直想象不出来，那个混合味儿熏得人鼻子眼睛是什么感觉，让你根本就没法坐在那儿！就算勉强呆在那里脑子也怕是要给熏木了。”

众人听到这里已是笑倒了一片。

有个官宦子弟模样的人颠儿颠儿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把硕大无比的折扇来，送给胡铁头，说是在园子门口刚买的，展开来一看，上面却是四个刚劲有力的字：所向披靡。细心者立即发现这几个字墨迹尚未完全干透。

买扇人自豪道：“这几个字是我想好硬让他写的，那人写的内容，太不合时宜了！”

大家见胡铁头将信将疑地摇着大折扇进了亭子，忍不住又说笑了好一阵。

到正午时分，胡铁头掂着那把大折扇，面无人色地走出来道：“不行，还是不行！”

这局授先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丢掉了。

接下来的一盘对子棋胡铁头可费了老劲，本来他最擅长的是中盘力战，是擒杀对方的大龙，但这种下法最需精心计算多种变化及应对，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可对付这山东汉子阴损无比的盘外招极耗费精气神，莫奈何，只得弃长就短，抢大场捞实空，靠贴浅削，然后在官子上头比功夫。谁知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个劫争，因精神实在不济误算了一个劫材，输了半个子，被人家给打下了擂台！

接下来的数日，攻擂者前仆后继，终于，一位南方来的年轻僧人文石把山东胖大汉打下擂台。这僧人定力极强，不论对手做什么，他只在那里呢呢喃喃诵经不止。但只要对方一落子，他立刻聚精会神斟酌对策，绝不受人家一丝一毫干扰。

另一座擂台上，梁魏今毕竟英雄暮年，因偶感风寒体力不支，失手败给锡山过氏一脉棋手过习丰，并且放弃了下一盘对子棋，在家人的陪护下返回湖州。

程兰如和范西屏一路凯歌，未尝有败绩；徐星友输了一盘授先棋，但在下对子棋时又力挽危局胜了对手，有惊无险保住了擂主之位。

十四

擂主的最后会战在程兰如、范西屏、徐星友、过习丰、释文石之间进行。

按胡铁头的安排，程、范二人先不交手，待分别战胜所有对手后，最后进行两人之间的三番棋决战。几天后，不出所料，两人分别战胜另外三位对手。胡铁头自己虽早早出局，但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心里也是格外满意，忙里忙外八方应酬更加浑身是劲。

虽然西屏和程兰如无师生之份，但他一向总是把程先生当作老师，和人对局遇有疑问时，必求教于程兰如。此番对局他竟要向半师半友的国手程先生发起冲击，不免又是兴奋又是惶恐，心情之复杂实难形容！

第一盘棋由范西屏执白先行。

西屏心思一片澄明，既无利害之诱，又无声名之累；目光梭巡于纹枰之上，算路默运于俯仰之间。尤其是他拍子时气势如虹，爽快利落，给人以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感觉。

程兰如毕竟人到中年，因近来连续鏖战，略显疲态。又因自己是成名国手，胜了于名声上无所增益，输了则等于布告天下：皇帝轮流做，而今到伊家！他虽然一向自命豁达散淡，但事关重大，却也难免有些心障，不仅以往那种大气磅礴的棋风在此局中全然改观，就是在攻防大势的选择和局部子力的弃取上也显得优柔寡断。棋至中局，无论是实空还是外势，白占优已是不容置疑。

西屏若当此时见好即收，不与黑棋纠缠转而抢取大官子，本来将成一盘胜定之局，但年轻气盛的他似乎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计算局势优劣，只是就局部的棋形判其应对取舍，锱铢必较。从着法上看，堪称堂皇华丽，步调紧凑，然而不知不觉中，双方的差距已是微乎其微。

这时黑棋在白势中正有一个极好的打入点。若黑果然孤军犯险打入靠贴，白要么选择全歼入侵黑棋，要么选择委屈渡过。但全歼当冒崩溃之险，渡过则有被对方先手浅削获利之嫌，无论如何白棋面临的是一种两难之选。当西屏发现了这手棋，从局势由优转劣的变化中一时惊觉，刹那间通体汗透。

程兰如当然也看到了这手棋，可是他的想法却比别人要复杂得多。他依常例把这处打入的诸般变化推演了一番，发现白棋虽有多种应对手段，但黑棋的结果却都不坏；再进一步，他想到的是如果自己能看清这手棋，西屏不用说也能看见，何以他放着病弱处不自补，却在不甚紧要的处所跟着黑棋后面行棋？

究其原因只能有二：其一，是西屏对这手打入已预备了应对的万全之策；其二，他想到，西屏本与他虽无师生之份，但有师生之谊，这局棋西屏一路顺风，是否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念及这份微妙关系，而有意手下留情，卖个破绽？

若是前者之故，自己多方设问揣度何以竟不能发现对方有恰当的应对策略？足见西屏实力确已强过自己，走这招棋当然讨不到好去；若是后者之故，承让之嫌未免过于张显，将来定会有明眼人拿谱说事，在棋坛上有损清誉且不说，也有违自己一向淡泊名利的处世之道。

就这么颠来倒去想了又想，程兰如竟真的放弃了至关重要的打入，去走了一处大官子！

这手经过两个时辰的长考方才落枰的棋甫一传出，包括情绪亢奋的胡铁头在内，四个亭内所有观战的棋迷们一片哗然！只有徐星友、过习丰、释文石三人定定地瞧着面前的棋局，一言不发，状如泥塑木雕！

自儿子施襄夏走后，施闻道的摇头之症倒是缓解了些，只是越来越不爱说话。大太太许氏托媒人给施颜找婆家，施颜连续几天无心情作画，这天百无聊赖地翻拣着自己的画作，突然灵光一闪：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卖画谋生呢？越想越对，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她们安排自己的命运？

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次日晨跟母亲透露了准备独自离开家，到杭州府去卖画谋生的计划。

朱氏一听就抹起了眼泪：“你一个女孩子这样出去是万万不成的，要去娘和你一起去，也能有个照应。再说你哥和你都走了，老爷什么事不问都由那个女人摆布，我在这个家呆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施颜万没想到母亲会决定和她一道离家，情不自禁伏在朱氏的怀里嚶嚶连声。母女俩哭畅快了，又细细商量了一些琐碎的事体，并由施颜执笔给哥哥施襄夏写了信，把她们的计划告诉了他。

施颜把自己的所有画作和一些生活用品捆扎起来用布包好，先悄悄着人送到镇南的一家驿店，再雇了轿来和往常出门一样从容离开。

从硖石镇到武原镇应向东走，但她们出了镇子却让轿子一直往正南，行至离钱塘江边不远处打发了轿夫回去，重新雇了轿又顺着官道折向西，朝杭州方向去了。这段路施颜熟悉，她记得很清楚，前面没多远就是盐官镇，四年前就是在那里她让范西屏九子和他下了第一盘棋，出了一个大大的洋相！想起那个猴精当时一脸坏笑的样子，到现在她还耿耿于怀呢！

十五

范西屏执白对程兰如的首局虽经一波三折终于爆冷侥幸胜出。局后复盘时论及那一手错过的打入，无论别人说些什么，程兰如只是微笑不语，因为他看到范西屏在他走出大官子时不假思索跳补了一手棋，便知道自己先前的多虑原是大可不必要的。

西屏哪里知道此局胜负的关窍却是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在一片声的赞叹中，他不免有些飘飘然。

次日再战，轮到范西屏执黑。

程兰如多年来和人对弈已很少执白先行，但鉴于输了前面这盘棋，不免格外郑重其事，几乎每一手棋都详加斟酌，不算清变化决不轻易落子。

范西屏则因胜了一局，自然而然存了一鼓作气拿下第二局的念头，虽然他行为举止上未见异常，但那种冲劲十足跃跃欲试的样子，程兰如作为过来人却是十分清楚：这盘棋自己和他比的不是技艺，而是耐心！

果然，棋至中局依然是个两分局面。西屏试图拉开差距，不断琢磨有无一举定胜负之着手，而白棋的应对竟是滴水不漏，使他逐渐心气浮躁。

他很清楚，这盘如若胜了，他将成当今事实上的纹枰第一人！这巨大的荣耀虽然出自民间，也必然使他声名远播，而他的年轻则足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失此项桂冠。

这盘棋如若负了，他将不得不面对着最后一盘决战。作为三番棋中先胜一局的一方，这是他非常不情愿看到的局面。

他知道，对手面临最大压力的正是这第二盘。因为对于程先生来说，这已是背水一战！如若能胜出，两人就将再度处于同一起跑线。凭程先生的丰富临场比赛的经验，一旦没有超强的压力，最终鹿死谁手，西屏则完全没有把握。

如若这次三番棋西屏不能战胜程先生，那么他再想找这样公开场合的挑战机会可就太难了。毕竟喜好围棋且财力雄厚的胡铁头只有这么一个。

越是清楚这结果，西屏拿下本局的欲望就越是强烈。既然四平八稳的走法他难操胜算，他经过反复权衡，终于决定铤而走险！

程兰如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西屏在中腹走出了一个大跳的疑问手！

高手过招，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而能否发现并抓住对手的毫厘之差不放，恰是判别高手和庸手的试金之石。

本来这手棋走单关跳是稳妥之着，兼有逼使白棋不得不厚势围空的妙用。但西屏担心的

是白若容忍且真的围起空来，依然是个两分细棋局面；又或者对方无意于厚势围空，竟自脱先他投，将自己的这手棋变为无趣之着，下一手棋甚至便很难找到合适的攻击点。多跳一路显然意在诱使对方冲断战斗，以打破胶着状态，把局面引向复杂。这样做的风险是与白以厚势为背景发生激战，虽然也是犯忌，但作为权变之着，若算定有五成把握也应是值得一试的。

这手棋传到众棋迷那里，引起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

以胡铁头为首，一部分人强烈支持西屏的这一手棋，认为不拼一拼收官阶段会陷入被动；以徐星友为首，一部分人指责此着为败着，分析盘面，单跳也是堂堂正正的下法，如此下法还可以斗一斗官子。而大跳过分，一旦程兰如脱先在周边稍作几步准备，冲断大跳一子的价值就将成倍增加，这样，棋局胜负的天平倾向哪一方将即刻明朗。

好在不到半个时辰，程兰如应着已出，果然是放弃了预留的种种借用手段而在周边连压黑棋，黑无法脱先，眼睁睁看着那大跳一子在棋盘上虽无半步移动，却似乎在向着悬崖渐渐逼近。此时，连胡铁头也无法再坚持原先的观点，他赶紧找个由头出去转一转透口气。

在这种时候，往往看棋的比下棋的还要紧张还要累。

现在只有徐星友最有资格对后面的棋加以分析，但众人眼巴巴等了半天，只听他叹了一口气，缓缓站起身来，仿佛自言自语道：“这盘棋结束了！”

说完这句话他便径自离开了亭子。

大部分棋迷见棋尚在中局哪里就会结束，还在等范西屏妙手回春。谁知时间不久果然就传来了消息：黑棋已中盘投子认输！

十六

袁苾通过宫中相熟的人得知理亲王弘皙适才在雍正面前下棋赢了弘历。雍正当亲王时就以冷面王著称，当了皇上更是变本加厉。这次却难得地表现出一团高兴的样子，打趣了弘历几句。弘皙虽然恭谦如初，但内心的得意明眼人自然一望而知。按理若要论功，第一个当然就是施襄夏。果然，到了下半晌，理亲王府着人来请施襄夏这就去。施襄夏心里没谱，走进亲王府时和平日一样满怀心事忐忑不安。亲王府管事的见施襄夏到了，只让他在偏厅里等着，说理亲王一会儿就来。

这一等竟等了一个多时辰！天擦黑时管事的黑着脸走进来通知道：“王爷有公务出门去了，交待下来要赏酒。”等王爷回来时，施襄夏话也说不得了，晕头晕脑跟着管事的又走到偏厅。

弘皙果然已在那里，看上去已是喝了酒，面颊喷红，口中犹自喃喃有声。听见管事的通报，站起来扶着施襄夏的手送到桌边就座。施襄夏几曾受过这般规格的待遇，吓得酒也醒了一半，忙乱中还记起要行跪拜之礼。

弘皙拉住施襄夏的手臂不让他行礼，却转身命管事的去取棋具和酒菜。无多时棋具备得，酒是新启了一瓶，盛酒的不是寻常的酒杯，却是一对古色古香造型美观的彩陶杯。

见施襄夏对酒具感兴趣，弘皙笑道：“前些日子普鲁士皇帝选后，以 600 名撒克逊龙骑兵换取一批中国的精美瓷器，这种彩陶杯就在其中，也算是个稀罕物了。不过再稀罕，终究也还是个喝酒的杯子，不管它，来，喝酒！”

施襄夏小心翼翼捧起了彩陶杯，凑在嘴里，渐渐仰起来，不留神却喝了一大口，呛得他直咳嗽。弘皙见状大乐，便取出棋子，和施襄夏且下棋且饮酒。

施襄夏平时和弘皙下棋总是要察颜观色瞻前顾后，此时酒已上头，完全忘了是在跟谁下棋，兴头上只管放胆痛下杀手，把弘皙所执的黑棋杀得全无章法，一败涂地。

弘皙也不着恼，推了棋子重开一局，施襄夏醉意更浓了，口中竟是“臭棋呀！”“谁教你这样下的？”说个不停。

管事的在旁早已吓得脸色发白，连连喝止他，施襄夏却恍若未闻，话却益发稠密了。管事的忍无可忍，凑过去扯住施襄夏的衣袖示意他不得无礼。施襄夏伸手取棋却伸不出去，手

臂一摆，那两只彩陶杯应声落地，碎成一地瓷片！

施襄夏这一觉醒时已是日上三竿。袁苾见施襄夏迟迟才来，早误了点卯，不由笑道：“老弟做的好清秋大梦！”施襄夏说不得，惟有苦笑而已。袁 转移话题道：“有人从扬州回来说到胡铁头张罗的擂台大战的事，要不要听？”众人一片声地说要听，施襄夏更是目不转睛盯着袁苾。

袁苾有如亲眼所见般地把麟园那里的热闹气氛绘声绘色描述了一通，渐次说到各路英豪轮番上阵，守擂五人中程兰如炉火纯青，范西屏挥洒自如，徐星友宝刀未老，胡铁头败走麦城，梁魏今称疾下擂。再说到释文石定力超凡，过习丰气势逼人，像说大鼓书一般有张有弛，声情并茂，大家听得羡慕不已。

施襄夏急切问道：“这五人分出高下来没有？”袁苾双手一摊：“人家提前回来的，分没分出高低就不知道啦！”

施襄夏心中一阵失落。想那范西屏与他同门学艺，现在已堂而皇之跻身于一流棋手中，而自己竟连看热闹的机会也没有！

若从提高棋艺来看，自己在这里难得碰上一个真正的对手，凭着读谱了悟到底进境难拓；若是从做官来看，自己在这里上不能为国分忧，下不能为百姓建功，这微末小官在皇城之中又算得了什么！像西屏那样至少还能自由自在做想做的事，自己连这一点也难以做到，还在这里不明不白虚耗光阴，真不知道所为何来！

袁苾见施襄夏心事重重，遂把他拉到一边问起昨天到理亲王府可有什么犒赏。

施襄夏这当儿鬼使神差想起那对彩陶杯的下场。

袁苾道：“对王爷来说，就算是再好的酒杯那又值个什么！你有所不知了吧，他昨天在皇上面前下棋赢了弘历，要不他会这么好好的赏你酒喝？”

施襄夏这才恍然大悟。

袁苾忽又笑道：“听说琉球国来了个王子，是围棋高手，这几天准有咱们的事，瞧着吧。”

施襄夏忿然道：“若是让我去下赢他则去，若是再让我去输棋，这棋不去下也罢！”

“你以为这能由得了你我了？”袁苾眯缝起双眼，似笑非笑。

施襄夏顿时哑口无言。

十七

明天就要进行三番棋最后一盘的决战，范西屏的心情实难平静。傍晚时分，他一个人走到瘦西湖湖边。第二局的失利让他悟到水波不兴的要义，使他的认识有所升华，但他不知为什么仍然觉得没有把握到纹枰对弈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感觉。

面对程兰如，他如同面对着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他的气定神闲，无嗔无怒，从容不迫，居高临下，这一切并非刻意而为，而是自自然然，仿佛是与生俱来。若以棋力比较，西屏自觉与之高下难分；但若以气度修为相比较，则仍然无法与之比肩。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妙诀呢？范西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非止一日，至今难以索解。

树影中，箫声渐止，有一年长者在教训其弟子如何掌握运气吐纳的诀窍：“我不是说过多少遍了么，乐为心声！你怎么就不能细细体会呢！心有杂念，则乐有杂音！我一听就知道你今天准有心事！我说对了没有？”

一个女孩怯怯的声音道：“是，弟子明白了。”

西屏一听两人的对话倒乐了：如果那么容易明白，这当老师的又何需说第二遍呢。那长者果然不依不饶：“说得那么轻巧，明白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人家现在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你为他痴情犯得着吗？”女孩不再说话，也没有箫声。看来“放不下”3个字击中了她的心中痛处。

由这“放不下”3字而触动，西屏忽然想到了施颜。她现在在做什么呢？作画还是下棋？若作画，画中之何风景？若下棋，与她对弈者会是何人？

自然也想到了施襄夏，也不知他的棋力近来可有所增长；他在京城没能来参加这场赛事，是否会感到遗憾呢？还有他不知去向的父亲，他的二叔一家，俞长侯先生，甚至，连教私塾的郭先生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放不下，是的，谁又能真正放得下呢？

胡思乱想了一会，他毫无心得地回到了麟园。

东道主胡铁头正在客厅里陪两淮盐运使卢以哲下棋。以胡铁头的棋力，完全可以让卢以哲四子，但胡铁头不但没有让子，还由卢以哲执白先行。西屏见胡铁头已经困得眼皮直往一起粘，还强打精神对卢以哲刚刚走过的一手棋赞不绝口，心下甚是佩服：既贴银子又贴精气神，这东道主当得可真不容易呀！

西屏怕卢以哲拉他支招，悄悄溜出客厅去寻程先生，他想看看程兰如在如此重大的比赛前夕究竟在做些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程兰如正盘腿席地而坐，凭借壁上烛光在和一帮小棋童下棋，那些孩子你出一招我出一招，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和程先生下棋。程先生一副得其所哉的样子，把西屏看呆了。

西屏再度想到那位长者对弟子说的话，突然领悟到对这盘棋放不下正是自己与程先生的差距所在！这盘棋对自己的意义太过重大，所谓一举成名天下知，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正因为如此，自己一反常态变得心事重重，思绪百折千回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而程先生的举止竟然如此安详潇洒，仿佛用自己的行为在对西屏道：不过是一局棋而已，何足挂怀！

这种对比对西屏的自信心打击太大，他在精神上几乎已经不战自溃！

西屏下意识地走到近前，看那些孩子，不过八九岁左右，脸孔都陌生，这些日子里在麟园从未露过面。他们何以会在这里与程先生下起棋来？

疑窦一起，他顿时好奇心大发。静下心来观察了一会，西屏果然发现了这场面的不自然之处：若是孩子们找程先生下棋，必会在程先生与人对弈的空隙里，而这样棋就不会摆在地上；若是程先生特意去找孩子们来下棋，并不辞辛苦席地而坐，却似乎找不出任何理由。

除非这一切是专门做来给他看的！换言之：程先生其实比他更紧张！

胡铁头把范西屏和程兰如的最后一盘决战安排在湖中画舫上进行。

这样的安排对于对弈者来说是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干扰，但对绝大部分热心的棋迷来说却平添了许多麻烦。因为他们二人的每一手对局要通过小划子来回传递，然后由棋迷中的高手在各自的棋盘上分析讲解。

好在这天的天气不错，微风拂面，翠鸟相戏，周遭的风景皆可入画，加上对这争冠之局的期待，除了少数人抱怨了几句外，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聚在湖边耐心地等待传棋小划子的到来。

十八

西屏本局执白先行。因窥破了程先生头一天晚上对他的心理战，心结顿释。这一晚他睡得很香，连杂梦也不曾扰过一回。此时他显得精力充沛，这盘决胜的布局阶段居然也走得稳健扎实，不急不躁。程兰如虽然看上去风采依旧，但仔细一点也能发现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略有些浮肿。不过他的应对仍然是张弛有度，滴水不漏。

胡铁头让人给二人各上了一杯清茶和一碗朝鲜红参汤，并摆放了几盘果碟、点心。

画舫上，所有人的行走都是悄无声息的，也没有人高声说话。胡铁头陪两淮盐运使卢以哲在座，两人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小声说些前段棋赛的趣闻闲话。徐星友、过习丰、释文石等人都在相邻不远的一只画舫上随时听传棋路，并把各自的见解加以阐发。

第一个接触战发生在白势中。黑棋打入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盘面虽有数处大场，但打

入之处若被白棋补掉，则偌大一块白势将尽成白地。而黑棋的打入就算不能先手安定，后面的大场也还有瓜分之机。这一着程兰如落子从容，面无表情，看上去甚至有些轻描淡写的意思，可范西屏却从中读出了程先生志在必得的急切心态！

西屏对黑棋的打入之子镇了一手，意在逼迫黑棋委屈就地生根，白则借机可得外势；若黑棋不甘心，必设法腾挪出头分断白棋，进军中腹。这样就可以依仗白势尽得先手之利。这手镇似攻非攻，看缓不缓，似乎让程兰如颇犯踌躇。

程兰如起身踱到窗边，举目眺望湖面水光潋滟之景，那悠闲之态让徐星友一千人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此时的程兰如内心的焦虑正在一点一点增加着。

一夜无眠对于人到中年的他来说影响甚大，精力不济使他很难调整到最佳的对局状态。其实他现在并不在考虑棋的应法，这一局部的变化对他实在是太过熟悉，可以说应对之策成竹在胸。他在斟酌的是：要不要去喝那碗参汤！

胡铁头表面上是个粗犷豪放的人，但他的细致之处众人却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对于对局者所需要的一切不动声色地进行安排。他岂能不知范西屏绝不会去动面前的那碗参汤？但若单给程兰如准备参汤焉知不会使他难堪？尽管胡铁头断定这将是一盘漫长的对局，有参汤提神对程兰如来说是万分必要的。

而身经百战的程兰如更清楚：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勇者胜。他所顾虑的是，自己一旦端起参汤，等于在宣布精力的不济！等于在宣布对这盘棋的胜负十分在意！等于在宣布自己和范西屏的对弈并非游刃有余！

作为过来人，程兰如知道这么一来他将失去偶像的身份，从心理上将从此走在了下风。而此前与西屏的每次对局，无论是胜是负，他都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加以拆解；而西屏也总是恭恭敬敬地听着，只是偶尔发问，或说明自己某手棋的用意。这种感觉是程兰如一直保持着充分自信的动力之源。

一旦范西屏对他失去了敬畏之心，其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从他目前身体的状况来看，他真的十分需要那碗参汤！程兰如沉吟了许久，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对眼前的那碗参汤视而不见，拈起一颗黑棋啪的一声拍在了棋盘上！

偶像的幻灭往往只在一瞬间！

当范西屏心目中永远高不可攀的程先生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时，他对程先生的观察也滤去了以往的重重光环。

回归了正常心态后，西屏的应对当然更加合理，也更加积极。同时，在西屏的潜意识里，程先生既然是普通人，就有着普通人的心理波动，有着普通人的情绪波动。他的一举一动也同样会反映出其心理上的变化，尽管这种对应关系被他的成熟老到遮掩得令人难以察觉。

西屏从那碗参汤程先生一口未动甚至一眼未看竟然也感觉到了他的微妙心理状态，并从中读出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味，这使西屏感到隐隐有些难过。

西屏在汪一凡宅中见过他用参汤待客，知道它的价值和作用，不免暗暗盘算道：自己要是首先端起碗来喝一小口，程先生想必会放下心理包袱跟着来喝。这样既不会伤害程先生的自尊心，又能使得身体状况欠佳的他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后面的漫长对局。

计较已定，他装作全神贯注于棋局而无心端起那碗参汤凑在唇边作势抿了一下。当他放下碗把手伸向棋盒后，眼睛的余光已经扫到程先生端起参汤碗也如浑然不觉般满饮了一大口！

只有胡铁头在和卢以哲说话的间隙中捕捉到了这一细节，心里不由感叹道：“行，这小子真不枉程先生一番悉心栽培！”

胡铁头心里清楚，那碗参汤将会对程兰如恢复精力起到令他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一系列棋盘外的应对，湖边的棋迷甚至相邻画舫上的众高手当然都毫无察觉，从传报出来的棋谱上大家看到的只是这盘棋进行到了中盘，大格局已然粗定，双方经过几处激战，看上去手筋迭发，令人眼花缭乱，但均是有惊无险，以局部两分的形势结束。

中午封盘后，就在画舫上摆了酒菜，两位对弈者不饮酒，闲话了一阵子，程兰如便示意范西屏继续对局。西屏不便劝程先生休息，只得坐下来续战。

但程先生近年来每到中午必要小憩一会，现在勉强支撑着，倦意还是一阵阵袭来，他只得频频借长考微闭双眼略事休息。

天色渐已向晚。湖面上的风稍大了些，画舫有些微的起伏晃动。程兰如徐徐舒了一口气。因为从盘面上看，此时黑棋已略占上风。范西屏此刻也看得非常清楚，若这样四平八稳地进入官子阶段，白棋将很难扳回局面。现在惟一争胜的机会是，抓住黑棋的细小失误不放，把局势导向不明朗；而只有出现了不明朗的局势，黑棋才可能犯较大的失误！

范西屏经过一番长考后放出了胜负手！程兰如见范西屏拍下一颗白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但这一看之下，却是再也无法挪动脚步了。西屏这手棋初看近似无理，托在黑角三路棋上，若黑用强，可将它扳吃，且白此处官子也将大损。这样的棋西屏绝不会无端下出，下一手他准备在哪里动手？

程兰如复又坐下，陷入沉思。胡铁头出去和管事的打声招呼，画舫徐徐向岸边靠去。

西屏知道这手棋的动机最终瞒不过程先生，但他仍十分兴奋，因为他在拍落这颗棋子的一瞬间，已悟到胜负手的命义所在！

范西屏清楚地记得郭先生对伯屏说过：胜负手乃全局关键之着，一步错，则步步错！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但现在他觉得单是这句话不足以昭示其精髓所在。以这手托为例，看上去普普通通，甚至很难看出它的价值。但西屏经长考后已经算定，当另两手也很普通、不起眼的准备招数下过后，白棋有一系列制造一处生死大劫的手段。当白棋此手棋未下之前，所有的准备都是集聚力量，只要在盘面上比黑棋多出一处劫材，劫胜棋胜！但若黑棋识破机关，避免强手，一味忍让，这几手准备的棋价值渐增，最终将成为制胜的决定因素！因为细棋局面，只需多出半子则胜负易手。如此，这几手普普通通的棋岂非跃升为胜负手？

再推演下去，一盘棋从第一手棋开始，都是决定此局胜负的前因，因此，弈者当慎行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是走向最终胜利的保证。如此说来，哪一手棋又不是胜负手呢？甚至可以说在棋盘尚空时，胜负冥冥中已见分晓！无非是当事者意识不到而已。

棋力固然是制胜的决定因素，但往往能真正成为你的对手的人，都与你棋力相当；而当你与实力相当的对对手交战时，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动机，不同的颖悟力，不同的期望值，都成了胜负天平上的砝码。程先生若非紧张，何至于一夜无眠，进而导致决战之局精气神不足？西屏若不是窥破程先生的紧张，哪里能如此冷静地在逆境中找到棋盘中的胜负妙手？可见胜负之机在棋又不尽在棋。

画舫靠岸，众人目送两位对局者一前一后回到自己的住所。从二人的表情上没法判断出谁对自己一方的棋更有自信，只是程兰如给人的感觉有些略显疲惫而已。

最后这手白棋留下的绝大疑团引发了棋迷的激烈辩论。多数人认为这手棋有误算，若非昏着，至少是俗手；少数人认为是范西屏见白棋已难挽败局，故放迷雾，让黑棋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摆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变化，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不了了之。

次日晨，众人再度聚集在湖边，期待着黑棋的应对能揭破白棋布下的疑阵，期待着这局棋走出最终结果。胡铁头起得迟了些，匆忙走过来，正欲安排比赛事项，程兰如当着众人的面向范西屏道：“西屏，恭喜你！诸位，这局比赛到昨日最后一手白棋止已经结束了！”众人听了面面相觑，胡铁头惊问其故。

程兰如既知败局已定，反倒坦然了：“最后这手棋虽则普通，但其后的棋却步步与此相关。我已算定或者是打劫败，或者是因这手棋的退让损官子而败；劫败是中盘负，损官子是半子

负；皆是负，有何不同？故后面已是不用再下完了。”众人多不信，便搬出棋具来摆诸般变化，结果竟与程兰如所述丝毫不差！西屏对程先生精确的计算结果深深佩服，同时更对他的豁达和通透在内心留下了终生的印记！

二十

进了盐官镇已是下半晌，施颜发现镇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记起是快要到中秋节了，每年的八月十八是观大潮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镇上总是文人墨客汇聚，达官显贵招摇，说不尽的繁华气象。她突然有了主意，便和母亲朱氏商量：是否就在盐官镇摆摊售画，小试牛刀，也好知道将来到了杭州凭自己的实力能不能生存下去。

朱氏听女儿说得在理，也就答应在这里寻间住处，待大潮过了再去杭州。

施颜便到茶楼去打听如何租住房屋。

这里仍是旧日模样，没有大的改变，连店伙计茶博士的面目也依稀有些印象。

楼上的茶客不少，但多不在下棋，而在纷纷议论扬州擂台赛的事情。施颜要了茶，坐在一旁静静地听。

从众人杂乱无序的叙说中，她大致听出有一场聚集了全国高手的棋赛在扬州进行，海宁也有不少棋迷不辞辛苦专程去那里看国手表演。

施颜立即想到范西屏。她听哥哥说西屏在扬州盐商汪一凡宅中教馆，常有机会向国手程兰如讨教棋艺，想必棋力会有很大的提高。若能在擂台赛中战绩卓著，棋迷们肯定也会略有耳闻。但这些人却对比赛的进程毫不了解，说要等到本镇的棋迷回来才能弄清楚。不过他们都相信程兰如的棋无人可敌，能胜他的人肯定还没生出来呢！

施颜最为关切的其实不是西屏的棋力提高了多少，有一个谜团始终萦绕在她的心中：西屏托人提亲遭父亲拒绝，在知道自己将和朱三公子成亲消息之后离开她失意而去。她心有不甘且难以置信的是：西屏竟会这样快就把自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她看着那张和西屏下过棋的茶桌，自思芳心所系，偏是踪迹难觅，好一似倦鸟归林，绕树三匝，却原来无枝可依，心里不由自主地隐隐作痛起来。

镇子的东面，沿街是一片棚廊，本也是做生意的地段。只这户人家门楼不大，平日似也无人居住。周遭转了一圈，倒也还清静，朱氏便付了定钱，母女俩安置了下来。

施颜把前厅的杂物清理了，四壁挂上了自己的画作。

盐官镇上的殷实人家向有让学童习学书画的风气，但真正敢于当街叫卖字画的倒还没有，来瞧热闹的还真不少。

施颜依然是男装打扮，不卑不亢地应酬接待。来的人虽然不少，可生意却没做成一笔。

接连几日都是如此，中秋这天连人也来得稀了，施颜坐在前厅案几前直欲大哭一场！

这时一位年轻书生推门直进，施颜正要冲他发脾气，却发现他正是朝思暮想的范西屏。

西屏也愣住了，施颜虽是男装，他也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原来无巧不巧的是，茶楼伙计是受仲屏之托，把西屏家老屋时常出租，以抵欠下的彩金。范西屏去平湖之前，经过盐官，自然要回家的。

施襄夏因意外赢了琉球国王子，受到斥责，加之听到范西屏在扬州战胜程兰如等一举夺得擂主，终于决定辞官游历。

一旦作出决定，施襄夏反而轻松了。

施襄夏深深感谢袁苾对他的照应，与他满饮三杯后，慨然道：虽然在这里以现有棋艺水平谋生已能将就，但实在心有不甘！范西屏和我同门学艺，棋力原也不相上下，但所处环境自由旷达，惟需潜心棋艺本身，故能突飞猛进，以至于弈坛称霸。而我们在这里下棋，要看许多人的脸色心情，成天研究的多是如何输棋，不仅围棋的境界无法拓展，连为人也不免变

得委琐阴鸷。近来夜梦惊醒，常会扪心自问，如此下去，所为何来？

袁苾叹道：这一切我又何尝不知道！当年袁苾不足 10 岁时已号称围棋神童，若非到了这个是非之地，前途想必也是未可限量的。唉，造化弄人，不说也罢啦！你既能早日见机，他日必有大成，袁苾只有羡慕的份了。来，再干一杯！

施襄夏想到从此可以不再摧眉折腰事权贵，可以专心致志精研棋艺，不由喜上眉梢，与袁苾频频碰杯，大醉而归。

虽然是辞官，施襄夏还是听从了袁苾的建议，去理亲王府上专程道别。

弘皙见施襄夏辞了官，想到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教他下棋，一时有点怅然若失。

施襄夏的计划是遍游名山大川，以棋会友。何时倦游，便寻一处安静的所在教馆，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可把他给憋屈得够呛！

一年之内，施襄夏走过许多名山大川，并分别和参与擂台赛的程兰如、徐星友等对弈，棋艺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在平湖，施襄夏总算见到在张永年宅中教馆经年的范西屏，才得知西屏已然与他的妹妹施颜成亲，而他的父亲施闻道业已故世。

历尽风霜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在平湖张宅纹枰相对，呕心沥血对弈了十局，胜负相当。施襄夏身体欠佳，因苦思冥想过于劳心劳神而致咯血，但还是弈完最后一局，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当湖 10 局。这 10 局棋连同他们的传奇故事，300 年来仍魅力不衰！

（全文完）

